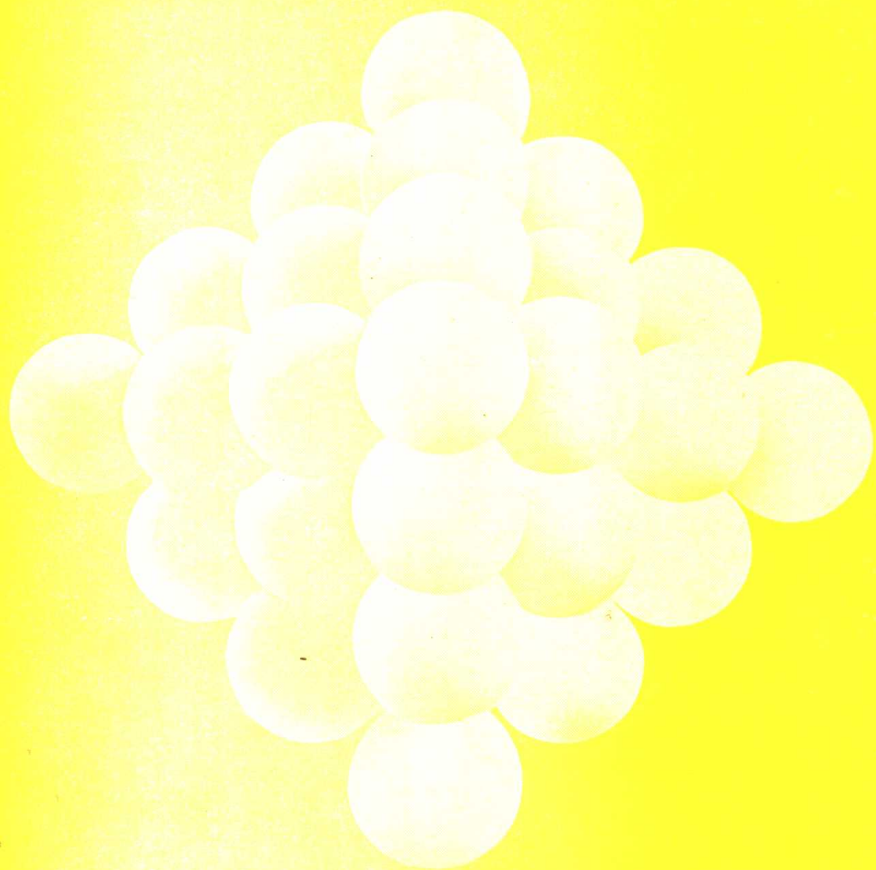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國新文學叢刊

鄧文來自選集

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49 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選自來文鄧

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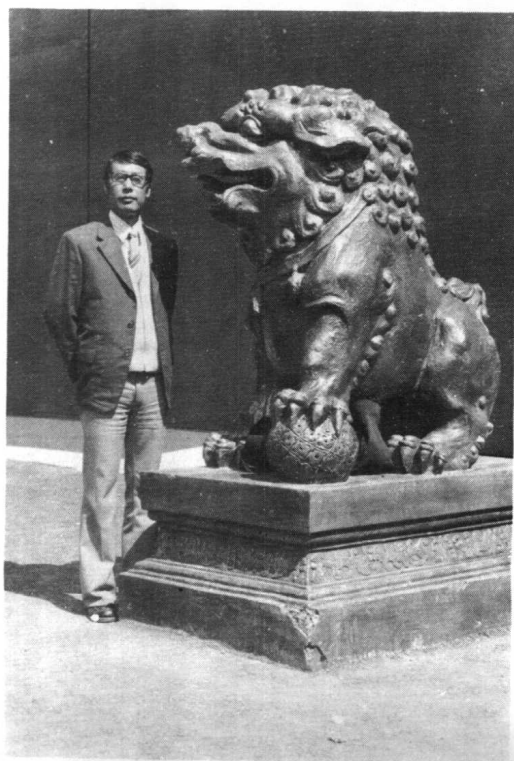
鄧文來自選集

翻版
印權
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 49

著者：鄧	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	印刷者：永裕印刷廠	地址：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	發行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	地址：臺北市長安路一段五六號	臺北市基隆路一段四六號	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	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	定價：精裝：八〇元 平裝：五〇元	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初版	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	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


▲ 賴總長頒發國軍文藝金像獎
作者近影



作者與司馬中原在大漢公園小憩



文藝座談會上

作者

鈕先銘

紀弦

司馬中原

過了一通幽閑，迎面而來的是一片原始森林，蒼鬱
的林樹，糾結的葛蔓，絳毯似的青苔，散漫着原始森林
的氣息。人行走在這一片原始森林裡，天光被濃密的樹
葉遮蓋了，幽暗有如夢境。山泉吟唱在我腳下，灰
色的雲霧掠過，有飄然欲仙之感。我遂想起賈島的「只
在深山，雲深不知處」。仰望樹葉間瀉下來的天光，捕捉
掠而過的灰色淺霧，幾顆涼涼的雨滴落上我的臉頰，思
想的幕布上彰顯出古老歲月的承平世紀。故鄉的少年歲月
，就响往王維的世界，古宅的牆角，一燈照着小閣的荷池
，我吟唱過，山月照彈琴，君問窮理通，溪歌入浦深……

目 錄

素描

生活照片

手跡

自記
一

小說

瑪那斯河畔之夜
五

冷門戲
三

醉月樓
四

霜夜
七

其其里克之夜	八五
江湖恩怨	九一
野狼	一〇九
童歌	一二七
玉龍哈什河谷	一三九
春風	一四三
邊城恩怨	一七九
守靈	二〇三
沙河上之旅	二二三
太陽出來時	二六一
山裡山外	二七三
散文	
回到森林	二八九

• 錄 目 •

夜之獨步 二九七

憶竹 三〇五

斜陽外 三〇九

澤畔 三二三

作品書目

自記

寫自傳，我無「傳」可傳，所以命名爲「自記」。

王允「論衡」集裏有篇「自紀」，他說「允書形露，易觀。」或曰：「口辯者其言深，筆敏者其文沉。」我無雄辯的口才，筆亦拙，談不上文章的深意了，但這本選集裏所選的小說、散文，「形露，易觀」卻做到了。

我的故鄉是湖南醴陵，是個山明水秀的地方，文風很盛。但我接觸新文藝作品，始於九歲，那是二姐帶回家的少年讀物。在那之前，我都是讀古文，或看「三國演義」、「精忠岳傳」的章回小說。但是自小我父親就寄望我將來去唸法律，或是「折衝樽俎」服務外交界。

但民國三十八年戰亂，我從砲火聲中，少年出鄉關，隨同國軍渡海來臺，充當一名學兵，後

來轉入空軍通校氣象班受訓，畢業後服務空軍氣象部隊，一直到民國五十六年退役。

我的從事文藝創作，始於民國四十五年，是外來的鼓勵，觸動了我創作的意念。那時服務宜蘭空軍基地，得識蔣國楨兄，他經常寫詩、小說。引觸了我內心的「意象」而學習創作，最初寫詩、散文；第一個短篇小說「橋」，參加總政治部舉辦的三軍文康競賽而獲獎。翌年，「望鄉曲」散文又獲獎，並得空軍全軍散文獎第一名。這一連串的鼓勵，對我的寫作生命很重要，它使我投向這長期的創作人生旅程，和從事各種文藝活動，結識許多文壇前輩和文友，改變我的生命和生活的航向。如果沒有這外來的引導和鼓勵，我的生命潛力會奔向另外的航程，生活方面會侷限於試驗室的顯微鏡的亮光間。

漫長的二十年創作旅程，雖然有時很寂寞和孤獨，但我似乎要比別人幸運，在創作的過程上，沒遭受什麼挫折，而且有許多幸運之門都敞開等待我的進入。五十一年我獲青年救國團舉辦的全國青年文藝競賽短篇小說第二名，五十二年，我的作品「青梅竹馬」，入選「作品」月刊短篇小說第一名，六十年，獲中國文藝協會小說創作獎，六十一年得國軍文藝短篇小說金像獎。同時從四十六年開始，即接觸編務工作，那是「宜蘭青年」，後來改名「青年生活」，五十四年我出任主編，並擔任過「婦女」月刊的執行編輯。退役之後，還受聘一家育樂公司的執行秘書，直到五十九年冬，雪曼帥邀我協助創辦「中華文藝」才離職。而在五十七年春，吳東權、洛夫、姜

穆、羅行、梅新、趙琦彬諸兄倡議集資籌開「作家咖啡屋」，我也應邀參加。不過這個經驗很慘，本利全蝕光了，但也留下一段回憶。

創作二十年，雖無可「傳」的記錄，但累積發表的文稿字數，已六百萬言，有小說、散文、報導及論述諸文。「文章千古事，得夫寸心知，」自知筆拙，不敢奢望流傳後世，選諸篇給予讀者「易觀」的感受是有的，當然我的人生旅程還很遙遠，生命的燭光依然有輝煌的亮光，且讓時間來磨練自己，使筆拙也能寫出文沉的作品。

是以爲之「自記」。

六十五年二月

• 集選自來文鄧如 •

瑪那斯河畔之夜

一輪渾圓的紅日漸漸向草原深處沉落，茫茫的暮色瀰漫在瑪那斯河畔。我和依爾躺在河岸的沙灘上，他靜靜地吸着烟斗，我眺望河對岸的遠方。

依爾是一個體軀微胖的維吾爾中年人，圓圓的臉上經常浮現着和善的微笑。他是我的主人，我在艾比湖和他相識的。他的故鄉是哈密，他來邊境購了八百匹馬，要趕到迪化去出售。那時候我在博樂，追蹤一個名叫馬琅的逃犯；聽說依爾已僱用他做管理送馬匹的牧人頭子，我就從博樂趕到艾比湖，以牧人的身份應徵參加他們的行列。

馬琅是一個從內地來新疆的漢人，早年在隴西道上，是一個有名的黑道中人物。他來新疆後，一直在阿克蘇、溫宿、拜城一帶過流浪生活，有「溫宿之虎」的綽號。我是駐防在拜城的騎兵

隊隊長。不過，這些年來，馬琅並沒有出過大亂子，我們雖然知道他的底細，也不想過問他以前的事情。但在二個月之前，拜城境內發生一件血案，一家維吾爾人三口全被殺了。這件案子發生之後，當地的居民紛紛傳說是馬琅幹的。我接獲阿克蘇團部的命令，限我在二個月內偵緝馬琅歸案。我帶着幾位弟兄在南疆一帶探查了半個多月，都未發現馬琅的行蹤；後來從一羣由北而南來的駝隊商人口中，得悉他已到邊境的伊犁去了。我就遣回弟兄拜回城，隻身追蹤他到伊犁。因為伊犁已成了特殊化的地區，我們不能行文請當地的治安當局協同緝捕。我只能扮成一個流浪人，混進伊犁地區，見機行事。我到達伊犁，馬琅卻又勾結了一個俄國浪人托維茨尼基，結伴往博樂縣境內的艾比湖去了，召集了一些浪人，接受了依爾的僱用。

因此，我又趕到艾比湖，以浪人的身份混進了馬琅的牧人行列。要想在艾比湖下手緝捕馬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他是富於機智的人，馬術和槍法都是一流的，而且還有一手套索絕技。在他的馬鞍上，有一條四丈餘的牛皮軟索，過去在南疆，他就是靠這一條軟索戲弄頑強的牧人闖出名的。索的前端有一個活環，他玩索時，左手握索柄，或者套在馬鞍上，右手輕靈一抖，軟索就像蛇一樣脫手而出，三丈以內的人馬、牛、羊，便別想逃脫他的活環。他左手一緊，人馬、牛、羊，便會變成一隻猴子，任由他坐在馬上牽着戲弄。雖然我自信不會作他索下的猴子，騎術與槍法也不會弱於他，但目前的環境情況不利於我，而且他人衆，我勢孤，這一路來，我除了暗中監視

他而外，是不能露出絲毫本來面貌的，只得完全聽命於於馬琅和他的伙伴的指揮。依爾對我很好，他從不以主人的身份待我；他時常向我說，這樣年紀不該跟浪人混生活，他勸我到迪化後，放棄流浪的生活，跟他學生意，他願意借給我一百匹馬作資本。對於依爾這一番好意，我是由衷的感激，也因為如此，我感到除了監視馬琅外，還時常耽心着依爾的安全。我猜想，馬琅這羣人，此行接受依爾的雇用，動機可能不簡單，或許他們是有目的而來的。幸而從艾比湖來到瑪那斯河，這七天的旅程未發生任何事故。我想，明早渡河，我就不必耽心依爾的安全了。過了河，只有三天的行程便可抵達迪化，而且那一路上都有密集的游牧人和城鎮，馬琅他們是不敢下手的。對於我更有利了，渡過河我便可和綏來方面的人員連絡。

「老弟，你有什麼心事嗎？」依爾吸着烟斗，見我望着河對岸的遠方冥想，側轉頭望着我說。

「什麼也沒有。」我聳肩一笑。

「唔，就是這樣吧，」他愉快地說：「到迪化後我會幫助你脫離現在的生活。」

「謝謝你。」我說，「不過，也許我會使你失望的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他左手把烟斗從嘴唇邊拿下，驚訝地望着我，「不想接受我的意見？」

「不是這意思，我——」我坐起來，擺擺手，本想說出自己的身份，但話到嘴唇邊我又換了